

QUANGUO

YOUXIU ERTONG

XIAOSHUOXUAN

1984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J287.47
40

I287.4
43

1984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德风
封面设计 沈蓉男

1984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插图 183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书号 10115·611 定价 1.10 元

编 选 说 明

社会主义新时期儿童文学小百花园日渐繁茂，儿童小说创作更显得蓬勃多姿。据统计，近两三年来，全国各地儿童小说的年发表量达六百篇以上。因此，编辑出版儿童小说年选集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提供一年间儿童小说创作的一个缩影，便于检阅成绩，探究不足，对于推动儿童小说创作进一步的繁荣十分有益，对于儿童文学其他样式创作的发展，无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选集的编选，是在《儿童文学选刊》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儿童文学选刊》自创刊以来，各地报刊，特别是少年儿童报刊，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经常向我们推荐新发表的优秀的或有特色的作品，使这个刊物成为儿童文学界创作交流的园地，广大读者集中赏览佳作的窗口。儿童小说选集则从《选刊》入选作品中再次筛选编辑而成。奇花异卉共采撷，《儿童文学选刊》和儿童小说选集的编辑出版，是与各方面的关切、帮助分不开的。

这样的选集将逐年编选，主要编选短篇小说，但不标短篇小说选字样，以容有编选精粹中篇的余地。入选作品的编

排按发表先后为序。

在选编佳作的同时，我们将争取做到，或由编辑部成员，或约请作家、评论家，对一年间的儿童小说创作进行简要、切实的评论，作为序言，或作为书后附文，供读者参考。

编辑儿童文学作品年编本，也是一项文化积累工作，需要慎重从事；希望儿童文学界和读者对本选集的编选出版工作不吝指教，俾便改进。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元月于上海

目 录

猴王乌呼鲁	郑文光 (1)
小裁缝阿聪	刘元蓉 (18)
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	范锡林 (29)
南方的云	李晓海 (41)
酿	白翎 (48)
猎鹿	霍龙 (52)
孩子、老人和雕塑	程玮 (55)
认“干大”	高华 (63)
前排和后排	严亭亭 (74)
假如那次没搞错	张彦 (94)
第十一根红布条	曹文轩 (100)
猎人的子孙	海涛 (111)
金丝猴的故事	宋知贤 (121)
搭船	张明观 褚雪林 (131)
走在路上	梅子涵 (141)
雨	张文军 (149)
黑珍珠	赵沛 (154)

猪屁股带来的烦恼·····	苏曼华 (167)
和尚头和游泳头·····	龚泽华 (176)
关键时刻·····	张 微 (182)
诺言·····	魏滨海 (196)
眼睛·····	白 冰 (202)
探监·····	周开雾 (219)
烫头发的喜剧·····	管建华 (230)
打皇上·····	吴若增 (237)
独船·····	常新港 (251)
蓝军越过防线·····	李建树 (265)
一九八四年儿童小说漫评·····	郑开慧 (281)

猴王乌呼鲁

郑文光

它那时还不是什么猴王。不，它不过是一只五个月的小猕猴。它十分淘气，经常闹点恶作剧，时不时向一般大的小伙伴发动攻击：揪揪这个的尾巴啦，拍拍那个的脑袋啦，要不就是冷不防夺走别人心爱的食物。但是它还不敢离开妈妈太远；它得常常让妈妈给它搔搔痒，理理乱蓬蓬的头发；在需要急速转移的时候，它还得紧紧拽住妈妈的又细又长的尾巴——这样才不至于掉队。

“乌呼鲁”，这是非洲肯尼亚语，意思是“自由”；美国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也叫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这位“乌呼鲁”，却与这些都无关。在这个猴群活动的九宫山上，有一座天元寺，寺里有个小和尚，每当有些残羹剩饭要招待猴群的时候，总是跑到山门外面的平台上，引吭高呼：

“乌——呼——鲁！”

不出两分钟，猴群就蹦蹦跳跳地蹿来了。这只淘气的小猕猴，往往跑在头里，而且它总是鼓起腮帮子，学着喊：

“呜——呜——”

九宫山是邛崃山脉的余脉，山势雄伟，林木郁森，是一处风景胜地。那些百年老树，顺着山坡逶迤起伏，树冠上云雾缭绕。不管是苍碧不谢的松树，高耸入云的古柏，枝叶婆娑的老槐，还是仪表万千的黄桷树，全都织成密匝匝的林网，只给游人留下一条窄窄的、用青石铺砌的、顺山势蜿蜒而上的阶蹬小路。猴趣历来是九宫山胜景之一。多少年来，猴群和游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些猴子都不避人，有些胆大的小猴子公然站在石径上，向游人伸手讨东西吃，游兴很浓的青年男女，也总是习惯地带点糖果、点心、面包给猴子。当然，游人们是不大清楚，猴群中存在严格的尊卑长幼等级观念。所有吃食都首先交给猴群的首领——一只最强壮、最凶猛、最有威望的公猴。它吃剩下的，是众母猴分吃，小猴崽子是难得分到一星半点的。如果哪只成年的公猴胆敢觊觎猴王这位置，它就会遭到无情的撕咬，直到逐出猴群；而如果它能在争夺战中击败原来的猴王，它就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代猴王了。

这个残酷的生存斗争法则锻炼了幼年的猴崽子。乌呼鲁身体灵便，目光锐利，它往往在游人抛掷食物的一刹那，跳到半空，接住食物，而且不管这食物体积有多大，立刻塞到嗦囊去，远远地跑开了。再稍稍长大一些，它就好比它的同龄伙伴更早地离开妈妈，独自一人游离在猴群的边缘，去采撷那些多浆汁的野果、野石榴、桑椹子、毛桃和酸枣。只有九宫山天元寺的小和尚的清脆呼唤能把它拉回来。

“乌——呼——鲁！”

小和尚实际上不是和尚，是老和尚的干儿子，那年只有十七岁，在寺前寺后负看守山林之责，也算一名社员。但他也剃光头，穿上黄色的有点象袈裟的衣服，却不念经，也不吃素。他还是一名挺不错的厨师呢，那个炒回锅肉呀，很吸引远近游人的食兴。小和尚长得眉清目秀，眼大鼻隆，一脸聪明相，倘若如来佛祖本人见了，也准认为他会光耀佛门的。但是，小和尚最使游人着迷的，还数他的一条好嗓子，光是那声呼唤就够动听了——

“乌——呼——鲁！”

据说有一回，一个黑人妇女代表团的团长远远听见山谷的回声，以为山上有她的同族人高呼“自由”，竟兴奋得抑制不住流下了热泪。

小猕猴是小和尚的好朋友。当它一走到山门，必定跳上小和尚的肩膀，抓耳挠腮，做出种种亲热相；而小和尚呢，也必定把什么好吃的饼干或水果留给它，连那老猴王都得干瞪眼。群猴有时虽然也对游人撒野，对这位小和尚，却总是毕恭毕敬的。

有一天中午，猴群又闻声赶来了，却没有乌呼鲁。

小和尚等待着，他的目光一直逡巡着山坡上绿荫荫的树冠，他的清秀的脸上显现一片犹豫的神色。一只母猴走过来，牵他的衣服，他认得，这就是乌呼鲁的妈妈。

“咋的了，乌呼鲁？”

那母猴伸手示意，小和尚居然领会了——猴子真是通人

性的动物！小和尚把一小盆剩饭菜搁在地上，任由众猴抢食，自己跟那母猴走了。母猴走得很快，那青年人脚步也很利索，居然一步不落，但当离开青石路转入茂密的灌木丛的时候，他有些落后了。母猴在前头等他。他抬头一看，倒抽了一口气，这正如是一处断崖脚下呀！果然，乌呼鲁靠在草棵上，痛得直哼哼，敢情是摔坏了。

小和尚抱起小猴一看，一只脚骨折了。这是怎么搞的？猴子从来不会摔伤的呀！它们即使从一棵树梢荡到另一棵树梢，那长长的、柔软的四肢就象受到磁力吸引一样，简直会在空中自由飞翔，姿势优美，仪态万千，仿佛每一只猴子都没有体重。但是比所有猴子都机灵的小乌呼鲁为什么会摔得骨折呢？躺在小和尚怀里，它还在呜呜乱叫，好象在诉苦。它的一双十分象人的眼睛对着小和尚流露出那么多依恋和痛苦的神情。

小和尚把摔伤的猴子抱回寺里，让他的爸爸，一个精于医治跌打损伤的高手给它包扎好了，上了药。小乌呼鲁受到精心护理，七天之后，它就又蹦蹦跳跳了。它仍然象一个无忧无虑的快活的杂技演员，呼啸着，跳蹿于山林间了。

二

一场大灾难正在逼近，处于深山的猴群，或者天元寺里的和尚，对于山外的事情，是不很关心的。但是小和尚还是注意到，游山的人服装变了，那种悠闲的态度也变了，只有穿蓝布、灰布制服或草绿色军便服的青年人匆匆一掠而过，

一点也不象游览山景的样子。寺里本来有一台收音机，但是电池早就没电了。有些不大清楚的消息传来，说山下很乱，好象是有什么人“造反”。胆小怕事的老和尚干脆不让小和尚下山了。

但是这场风暴终于来到了。一群穿着绿色衣服的小青年，男女都有，胳膊上缚根红布条，风风火火地上了山，进了天元寺。他们把和尚们喊出来，由一个头头模样儿的人讲话，其他人就一阵乱翻乱砸，韦陀被拖下宝座扔到山涧，笑嘻嘻的弥勒佛也不免粉身碎骨，连那个价值珍贵的宣德炉也不知去向了，绘在墙上的古老的壁画，被刻刀刮得七零八落。

寺里三个人都吓得三魂掉了两魂，七魄剩下一魄。老和尚顿时中了风，躺倒了；那个没有落发的社员老农叹了口气，当时下山回村子去了；只剩下小和尚眼泪汪汪地收拾残局。猴群也顾不得饿了，晚饭时分，它们来到山门外，看见毫无动静，便蹿到殿上来，但是一看见这副凄惨的劫后景象，连一向欢乐地蹦跹的乌呼鲁也肃静下来了。猴群悄悄转了一圈，就相率离去。

寺里的日子艰难起来。没有游客，也就没有剩饭菜喂猴子。寺里有一些存的粮食，寺后还有一片菜地，但是油盐很快吃光了，小和尚又不敢下山去买，幸亏五十里地以外的生产队还记得这两位社员，自有好心人给他们送点盐巴和火柴，让他们凑合着活命。不过，当午、晚两餐开饭时，猴群照例来到山门之外，奔腾跳跃。小和尚心里十分难过，他是

多么愿意手里有些东西，好招待这些猴朋友啊！尤其是乌呼鲁，每次看见小和尚总是显得那么亲热，牵他的手，搔他的手心，对他挤眉弄眼，简直就象一个淘气的小伙伴。乌呼鲁又天生地会手语：拍拍肚子，表示饿了；指指嘴巴，表示要吃；摇摇前掌，表示失望；抖抖后肢，表示再见……诸如此类，闹腾一阵，随着猴群，一阵风似地消失在茫茫林海中了。

九宫山区是十分大的，野果资源丰富，本来是难不倒猴群的。可是这些猴子吃惯了面包点心、米饭熟菜，还是习惯地到山间小径处拦截游人，虽然游人已经十分稀少，也不大愿意施舍了。直到有一天，这群猴子从树叶深处看见有一小队人上山，它们不知为什么认定，施舍的人来了，于是它们奔走相告，连那一向沉稳自若的猴王也激动起来了。

一共有十三个人，年纪大多很轻，简直都是些小娃娃，只有一两个比较大一些，多数都穿着那种草绿色的时髦制服，胳膊上又无一例外地绕根皱巴巴的红布条，胸脯上别个圆牌子；其中两个人，还背着枪筒很长的老式步枪；一个娃娃脸的小姑娘，竟拄着一根过去只有戏台上出现过的红缨枪；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手里却抖动着一根哗啦哗啦响的铁链子。

“我说司令批评得就是对！”一个矮矮胖胖的姑娘说，她故意做出雄赳赳的样子。“那个寺里多少年来香火就很盛，那个老和尚不定有多少珍珠宝贝藏起来呢，挖出来做造反部经费正好！”

“咱们不是为了财宝。”一个男孩纠正说，“应该把那些封建迷信的家伙彻底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兴许那个寺里有密室吧？”挥铁链的那个男孩子说。

“我们掘地三尺，要把天元寺翻个底朝天！”背枪的小伙子说，脸都涨红了。

“我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个麻子说。他就是“司令”。

“大家记住了吗？要保密，无论抄到什么都不许走漏风声，我们的死对头‘红联司’眼瞪瞪地瞅着我们呢！”

他们就这么一句一搭的，一面气喘吁吁地爬山。虽然九宫山风景是那么挺拔峻秀，那琤琤淙淙溅流的小溪也那么清澈，瓦蓝的天空仍然那么明净，带甜味的空气是那么透明，但是猴群隐隐感到，周围的气氛十分令人不安，似乎有一个用透明尼龙线织的大网正在收紧，又似乎有一台巨大的抽气机正在把它们周围的氧气抽光——这些氧气是它们跳跃、攀援、游荡、飞扬的催化剂呢！猴群当中掀起了无声的讨论。是的，虽然猕猴也有发声器官，但是它们多半用手势、眼神、身躯的扭动，眼睛的左顾右盼来交流思想和感情。世界上也许还没有人研究过“猴语”，尤其是那双十分象人的眼睛所表达出来的感情的信息。

小猴崽子跑在前面，那身躯高大，举止沉着的猴王走在最后。从这个队列已经可以看到，猴王还在迟疑不决；但是那头冒失的小乌呼鲁已经冲到前面了，它一下子跳上一个最漂亮的小姑娘的肩膀。

“哎呀！”那女孩子一闪身，摔倒在地上。

“死猴子！”一个瘦高个儿的小伙子喊着，伸出手来捉乌呼鲁。但是小猴子做了个鬼脸，顽皮地一跳，跳到他的背后，伸出前肢来抓住他的裤腿。

第二只猴子来了，伸出前掌。这含意是十分明显的。

“它在讨东西吃呢！”挥舞铁链子的小伙子说。铁链已经握在手心里了。他无意于伤害这只和平的猴子。

“去，去！”麻子司令厌烦地说，“革命造反派不养活寄生虫！”

连猴子也能听出他说话的口气，想撤退了。但是入世未深的乌呼鲁还在缠着那好看的小女孩，伸手去掏她的口袋。

瘦高个的小伙子，顺手捉住了乌呼鲁。

这小猴子并不害怕，也不惊呼，连一点挣扎表示也没有。它驯顺而善良地看着这个青年，微蹙的眉毛，惶惑的眼睛，微微开阖的嘴唇——小伙子实在是很英俊的，也很年轻，至多只有二十岁。

一只大手把它抓了过去，是麻子司令。这脸色阴沉的汉子一言不发就把小猴子往他背的书包里装。直至这时，猴群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呼啦一下散开了，有的蹿到树上，有的跃上路旁的山崖，还有的连跃带爬在草丛间打滚……但是这一阵惊扰过后，它们定下神来，立刻又追上那伙人。乌呼鲁的妈妈和两只猴子停在路边，做出磕头作揖的样子，想向这伙人讨还乌呼鲁。而那只猴王呢，则远远坐在高高的路阶中，威严地注视着这一幕。

“把猴子还给他们吧，司令！”是那个挺漂亮的女孩喊出

来的。

麻脸司令不理不睬，他差一点踩在一只母猴的尾巴上。

有一个矮矮的壮实的小伙子，伸手接过那杆红缨枪，就要刺那些猴子，但是还没等他举起手来，一阵石头象雹子一般从四周树梢上密叶深处抛下来，有两三个人被击中了。麻子司令额上中了一颗乒乓球大的石头，流出了血珠。

他想也不想，立刻从背枪小伙子身上拿下步枪，猴子呼啦一下全散了，但是猴王还高高蹲踞在上面路阶上。这个司令顺手就放了一枪。

枪声还在山谷里回响着，那只老猴子咕瞪瞪从路阶上滚了下来。

“哎，死了！”那个瘦高个小伙子说。

“怎么能把它打死呢！”那个漂亮的女孩子谴责地说。

“这伙猴子也挺难缠呢！”挥动着铁链的小伙子说。

麻子司令提起了还带着血，但是眼睛尚未闭上的老猴子。它只有一口气，但是那双眼睛里夹着的火辣辣的仇恨和痛苦，似乎一直刺进他心灵深处。这个在打砸抢中不知害过多少人的“司令”颤栗了。

“司令，小猴跑罗！”这句话没落音，他转过沉重的身躯，仅仅能够看到闪入密林的小猴子背影。

麻子司令挥着手，颓丧地说：“算它走运，放它一条生路吧！”

三

现在小乌呼鲁自由了！

要是把猴群在那个日子以后的苦难经历都一一细说，我们就未免太残酷了。猴王的逝世也就是猴群离散的日子，据说九宫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伤害猴子的记录，自此以后，好象有电传一样，进山人再也见不到一只猴子的踪影，想必它们一只只都潜入邛崃山脉深处去了。

乌呼鲁虽然年纪还很小，但是它身体健壮，灵活矫捷，很快就消失在林荫深处了。它变成失群的、流浪的猴子。秋天一天天迫近了，山里天凉得早，早晚凉飕飕的风在往它栖身的树洞里灌，即使它蜷成一团，仍然一直冷到心里。

白雪很快就落下来了，山头一片白。我们的小乌呼鲁已经逐渐长成一只美丽的、成年的公猴，它的一身厚厚的绒毛是黑褐色的，那蓝灰色的面颊上有两只滴溜溜转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寒冷、疲惫、有时免不了的饥饿并没有使它瘦弱，反而使它更机警，更聪明。猴王被枪杀的一幕一定在它的大脑皮层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它看见人就远远避开了——虽然深山是很少有人来的；它尤其警惕那些穿草绿色衣服、带红袖章的人，直到有一天……

它在邛崃山脉的一座青岭上，正扒开地下的积雪，寻找一些干枯的秋天的落果，远远地看见有一个人艰难地、在山道上行走着。这个人戴着一顶绒帽，身上却穿着草绿色的衣服！机灵的小乌呼鲁立刻在稀稀疏疏的树叶和枝杈横生的干